

# 一、與元微之書

白居易

四月十日夜，樂天白：

微之，微之，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，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。人生幾何？離闊如此！況以膠漆之心，置於胡越之身。進不得相合，退不能相忘，牽攣乖隔，各欲白首。微之，微之，如何！如何！天實為之，謂之奈何！

僕初到潯陽時，有熊孺登來，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，上報疾狀，次敘病心，終論平生交分。且云：「危惙之際，不暇及他，惟收數帙文章，封題其上，曰：『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，便請以代書。』」悲哉！微之於我也，其若是乎！又睹所寄聞僕左降詩云：「殘燈無焰影幢幢，此夕聞君謫九江。垂死病中驚坐起，闇風吹雨入寒窗。」此句他人尚不可聞，況僕心哉！至今每吟，猶惻惻耳。且置是事，略敘近懷。

僕自到九江，已涉三載，形骸且健，方寸甚安。下至家人，幸皆無恙。長兄去夏自徐州至，又有諸院孤小弟妹六、七人，提挈同來。昔所牽念者，今悉置在目前，得同寒暖飢飽：此一泰也。

江州風候稍涼，地少瘴癘，乃至蛇虺蚊蚋，雖有甚稀。溢魚頗肥，江酒極美，其餘食物，多類北地。僕門內之口雖不少，司馬之俸雖不多，量入儉用，亦可自給，身衣口食，且免求人：此二泰也。

僕去年秋始遊廬山，到東、西二林間香爐峰下，見雲水泉石，勝絕第一，愛不能捨，因置草堂。前有喬松十數株，修竹千餘竿，青蘿為牆垣，白石為橋道，流水周於舍下，飛泉落於簷間，紅榴白蓮，羅生池砌，大抵若是，不能殫記。每一獨往，動彌旬日。平生所好者，盡在其中，不惟忘歸，可以終老：此三泰也。

## 二、潮州韓文公廟碑

蘇軾

匹夫而為百世師，一言而為天下法。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，關盛衰之運，其生也有自來，其逝也有所為。故申、呂自嶽降，傳說為列星，古今所傳，不可誣也。

孟子曰：「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」是氣也，寓於尋常之中，而塞乎天地之間，卒然遇之，則王公失其貴，晉、楚失其富，良、平失其智，貴、育失其勇，儀、秦失其辯。是孰使之然哉？其必有不依形而立，不恃力而行，不待生而存，不隨死而亡者矣。故在天為星辰，在地為河嶽，幽則為鬼神，而明則復為人。此理之常，無足怪者。

自東漢以來，道喪文弊，異端並起，歷唐貞觀、開元之盛，輔以房、杜、姚、宋而不能救。獨韓文公起布衣，談笑而麾之，天下靡然從公，復歸於正，蓋三百年於此矣。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濟天下之溺；忠犯人主之怒，而勇奪三軍之帥。此豈非參天地，關盛衰，浩然而獨存者乎？

蓋嘗論天人之辨，以謂人無所不至，惟天不容偽。智可以欺王公，不可以欺豚魚；力可以得天下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。故公之精誠，能開衡山之雲，而不能回憲宗之惑；能馴鱸魚之暴，而不能弭皇甫鎔、李逢吉之謗；能信於南海之民，廟食百世，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。蓋公之所能者，天也；其所不能者，人也。

始潮人未知學，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。自是潮之士，皆篤於文行，延及齊民，至於今號稱易治。信乎孔子之言：「君子學道則愛人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。」潮人之事公也，飲食必祭，水旱疾疫，凡有求必禱焉。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，民以出入為艱。前太守欲請諸朝，作新廟，不果。元祐五年，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，凡所以養士治民者，一以公為師。民既悅服，則出令曰：「願新公廟者，聽。」民謹趨之，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，期年而廟成。

### 三、楊烈婦傳

李翹

建中四年，李希烈陷汴州，既又將盜陳州，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，蓋將掠其玉帛，俘累其男女，以會於陳州。縣令李侃不知所為，其妻楊氏曰：「君縣令也，寇至當守，力不足死焉，職也。君如逃，則誰守？」侃曰：「兵與財皆無，將若何？」楊氏曰：「如不守，縣為賊所得矣。倉廩皆其積也，府庫皆其財也，百姓皆其戰士也，國家何有？奪賊之財而食其食，重賞以令死士，其必濟。」

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，楊氏言曰：「縣令誠主也，雖然，歲滿則罷去，非若吏人百姓然。吏人百姓，邑人也，墳墓存焉，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，忍失其身而為賊之人耶？」眾皆泣許之。乃徇曰：「以瓦石中賊者，與之萬錢。」得數百人，侃率之以乘城，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，無長少，必周而均。使侃與賊言曰：「項城父老，義不為賊矣，皆悉力守死。得吾城，不足以威，不如亟去。徒失利，無益也。」賊皆笑。

有蜚箭集於侃之手，傷而歸。楊氏責之曰：「君不在，則人誰肯固矣？與其死於城上，不猶愈於家乎？」侃遂忍之，復登陴。項城小邑也，無長戟、勁弩、高城、深溝之固，賊氣吞焉，率其徒將超城而下。有以弱弓射賊者，中其帥墜馬死。其帥，希烈之婿也。賊失勢，遂相與散走，項城之人無傷焉。刺史上侃之功，詔遷絳州太平縣令。楊氏至茲猶存。

婦人女子之德，奉父母舅姑，盡恭順，和於娣姒，於卑幼有慈愛，而能不失其貞者，則賢矣。至於辨行陣，明攻守勇烈之道，此固公卿大臣之所難。厥自兵興，朝廷注意寵旌，守禦之臣，憑堅城深池之險，儲蓄山積，貨財自若，冠冑服甲，負弓矢而馳者，不知幾人。其勇不能戰，其智不能守，其忠不能死，棄其城而走者有矣。彼何人哉？若楊氏者，婦人也，孔子曰：「仁者必有勇。」楊氏當之矣。

## 四、左忠毅公軼事

方苞

先君子嘗言，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。一日，風雪嚴寒，從數騎出，微行，入古寺。廡下一生伏案臥，文方成草。公閱畢，即解貂覆生，為掩戶，叩之寺僧，則史公可法也。及試，吏呼名，至史公，公瞿然注視。呈卷，即面署第一；召入，使拜夫人，曰：「吾諸兒碌碌，他日繼吾志事，惟此生耳。」

及左公下廠獄，史朝夕窺獄門外。逆閹防伺甚嚴，雖家僕不得近。久之，聞左公被炮烙，旦夕且死，持五十金，涕泣謀於禁卒，卒感焉。一日使史公更敝衣草屨，背筐，手長鐮，為除不潔者，引入，微指左公處，則席地倚牆而坐，面額焦爛不可辨，左膝以下，筋骨盡脫矣。史前跪，抱公膝而嗚咽。公辨其聲，而目不可開，乃奮臂以指撥訾，目光如炬。怒曰：「庸奴！此何地也，而汝前來！國家之事，糜爛至此。老夫已矣，汝復輕身而昧大義，天下事誰可支柱者！不速去，無俟姦人構陷，吾今即撲殺汝！」因摸地上刑械，作投擲勢。史噤不敢發聲，趨而出。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：「吾師肺肝，皆鐵石所鑄造也！」

崇禎末，流賊張獻忠出沒蘄、黃、潛、桐間，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，每有警，輒數月不就寢，使將士更休，而自坐幄幕外，擇健卒十人，令二人蹲踞，而背倚之，漏鼓移，則番代。每寒夜起立，振衣裳，甲上冰霜迸落，鏗然有聲。或勸以少休，公曰：「吾上恐負朝廷，下恐愧吾師也。」

史公治兵，往來桐城，必躬造左公第，候太公、太母起居，拜夫人於堂上。

余宗老塗山，左公甥也，與先君子善，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。

## 五、項脊軒志

歸有光

項脊軒，舊南閣子也。室僅方丈，可容一人居。百年老屋，塵泥滲漉，雨澤下注，每移案，顧視無可置者。又北向，不能得日；日過午已昏。余稍為修葺，使不上漏。前闢四窗，垣牆周庭，以當南日。日影反照，室始洞然。又雜植蘭、桂、竹、木於庭，舊時欄楯，亦遂增勝。借書滿架，偃仰嘯歌，冥然兀坐，萬籟有聲。而庭階寂寂，小鳥時來啄食，人至不去。三五之夜，明月半牆，桂影斑駁，風移影動，珊珊可愛。

然余居於此，多可喜，亦多可悲。先是，庭中通南北為一。迨諸父異爨，內外多置小門牆，往往而是。東犬西吠，客踰庖而宴，雞棲於廳。庭中始為籬，已為牆，凡再變矣。家有老嫗，嘗居於此。嫗，先大母婢也，乳二世，先妣撫之甚厚。室西連於中闔，先妣嘗一至。嫗每謂余曰：「某所，而母立於茲。」嫗又曰：「汝姊在吾懷，呱呱而泣；娘以指扣門扉曰：『兒寒乎？欲食乎？』吾從板外相為應答。」語未畢，余泣，嫗亦泣。余自束髮讀書軒中，一日，大母過余曰：「吾兒，久不見若影，何竟日默默在此，大類女郎也？」比去，以手闔門，自語曰：「吾家讀書久不效，兒之成，則可待乎！」頃之，持一象笏至，曰：「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，他日汝當用之。」瞻顧遺跡，如在昨日，令人長號不自禁。

軒東故嘗為廚，人往，從軒前過。余扃牖而居，久之，能以足音辨人。軒凡四遭火，得不焚，殆有神護者。

項脊生曰：「蜀清守丹穴，利甲天下，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。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，諸葛孔明起隴中。方二人之昧昧於一隅也，世何足以知之？余區區處敗屋中，方揚眉瞬目，謂有奇景。人知之者，其謂與培井之蛙何異！」

余既為此志，後五年，吾妻來歸，時至軒中，從余問古事，或憑几學書。

吾妻歸寧，述諸小妹語曰：「聞姊家有閣子，且何謂閣子也？」其後六年，吾妻死，室壞不修。其後二年，余久臥病無聊，乃使人復葺南閣子，其制稍異於前。然自後余多在外，不常居。

庭有枇杷樹，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；今已亭亭如蓋。

## 六、黃州快哉亭記

蘇轍

江出西陵，始得平地，其流奔放肆大。南合沅湘，北合漢沔，其勢益張。至於赤壁之下，波流浸灌，與海相若。清河張君夢得，謫居齊安，即其廬之西南為亭，以覽觀江流之勝；而余兄子瞻，名之曰「快哉」。

蓋亭之所見，南北百里，東西一舍。濤瀾洶湧，風雲開闔。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；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。變化倏忽，動心駭目，不可久視。今乃得翫之几席之上，舉目而足。西望武昌諸山，岡陵起伏，草木行列。煙消日出，漁父樵夫之舍，皆可指數。此其所以為「快哉」者也。至於長洲之濱，故城之墟；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，周瑜陸遜之所騁鷺；其流風遺跡，亦足以稱快世俗。

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，有風颶然至者，王披襟當之，曰：「快哉此風！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？」宋玉曰：「此獨大王之雄風耳，庶人安得共

之！」玉之言，蓋有諷焉。夫風無雄雌之異，而人有遇不遇之變。楚王之所以為樂，與庶人之所以為憂，此則人之變也。而風何與焉？

士生於世，使其中不自得，將何往而非病？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，將何適而非快？今張君不以謫為患，竊會計之餘功，而自放山水之間，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。將蓬戶甕牖，無所不快；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，挹西山之白雲，窮耳目之勝，以自適也哉？不然，連山絕壑，長林古木，振之以清風，照之以明月，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，烏睹其為快也哉？

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趙郡蘇轍記。

## 七、梅花嶺記 全祖望

順治二年乙酉四月，江都圍急，督相史忠烈公知勢不可為，集諸將而語之曰：「吾誓與城為殉，然倉皇中不可落於敵人之手以死，誰為我臨期成此大節者？」副將軍史德威慨然任之。忠烈喜曰：「吾尚未有子，汝當以同姓為吾後。吾上書太夫人，譜汝諸孫中。」

二十五日，城陷。忠烈拔刀自裁；諸將果爭前抱持之。忠烈大呼德威，德威流涕，不能執刃，遂為諸將所擁而行。至小東門，大兵如林而立。馬副使鳴騷、任太守民育，及諸將劉都督肇基等皆死。忠烈乃瞠目曰：「我史閣部也！」被執至南門，和碩豫親王以先生呼之，勸之降，忠烈大罵而死。初，忠烈遺言：「我死，當葬梅花嶺上。」至是，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，乃以衣冠葬之。

或曰：「城之破也，有親見忠烈青衣烏帽，乘白馬，出天寧門投江死者，未嘗殞於城中也。」自有是言，大江南北，遂謂忠烈未死。已而英、霍山師大起，皆託忠烈之名，彷彿陳涉之稱項燕。吳中孫公兆奎，以起兵不克，執至白下。經略洪承疇與之有舊，問曰：「先生在兵間，審知故揚州閣部史公果死耶？抑未死耶？」孫公答曰：「經略從北來，審知故松山殉難督師洪公果死耶？抑未死耶？」承疇大恚，急呼麾下驅出斬之。

嗚呼！神仙詭誕之說，謂顏太師以兵解，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蟬蛻，實未嘗死。不知忠義者，聖賢家法，其氣浩然，長留天地之間，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？神仙之說，所謂「為蛇畫足」。即如忠烈遺骸，不可問矣！百年而後，予登嶺上，與客述忠烈遺言，無不淚下如雨，想見當日圍城光景。此即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，是不必問其果解脫否也。而況冒其未死之名者哉！

## 八、醉翁亭記

歐陽脩

環滁皆山也。其西南諸峰，林壑尤美，望之蔚然而深秀者，琅琊也。山行六七里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，釀泉也。峰回路轉，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，醉翁亭也。作亭者誰？山之僧智僊也。名之者誰？太守自謂也。太守與客來飲於此，飲少輒醉，而年又最高，故自號曰醉翁也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間也。山水之樂，得之心而寓之酒也。

若夫日出而林霏開，雲歸而岩穴暝，晦明變化者，山間之朝暮也。野芳發而幽香，佳木秀而繁陰，風霜高潔，水落而石出者，山間之四時也。朝而往，暮而歸，四時之景不同，而樂亦無窮也。

至於負者歌於途，行者休於樹，前者呼，後者應，傴僂提攜，往來而不絕者，滁人遊也。臨溪而漁，溪深而魚肥，釀泉爲酒，泉香而酒冽，山肴野蔌，雜然而前陳者，太守宴也。宴酣之樂，非絲非竹，射者中，弈者勝，觥籌交錯，起坐而喧嘩者，衆賓歡也。蒼顏白髮，頹然乎其間者，太守醉也。

已而夕陽在山，人影散亂，太守歸而賓客從也。樹林陰翳，鳴聲上下，遊人去而禽鳥樂也。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，而不知人之樂；人知從太守遊而樂，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。醉能同其樂，醒能述以文者，太守也。太守謂誰？廬陵歐陽脩也。

## 九、與韓荊州書

李白

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：「生不用封萬戶侯，但願一識韓荊州！」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？豈不以周公之風，躬吐握之事，使海內豪傑，奔走而歸之；一登龍門，則聲價十倍；所以龍蟠鳳逸之士，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。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，寒賤而忽之，則三千之中有毛遂，使白得穎脫而出，即其人焉。

白隴西布衣，流落楚漢。十五好劍術，遍干諸侯；三十成文章，歷抵卿相。雖長不滿七尺，而心雄萬夫，王公大人，許與氣義。此疇曩心跡，安敢不盡於君侯哉？

君侯制作侔神明，德行動天地，筆參造化，學究天人。幸願開張心顏，不以長揖見拒，必若接之以高宴，縱之以清談，請日試萬言，倚馬可待！今天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，人物之權衡，一經品題，便作佳士。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，不使白揚眉吐氣，激昂青雲耶？

昔王子師為豫州，未下車，即辟荀慈明；既下車，又辟孔文舉。山濤作冀州，甄拔三十餘人，或為侍中尚書，先代所美。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，入為祕書郎。中間崔宗之、房習祖、黎昕、許瑩之徒，或以才名見知，或以清白見賞。白每觀其銜恩撫躬，忠義奮發。白以此感激，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之腹中，所以不歸他人，而願委身國士。倘急難有用，敢效微軀！

且人非堯舜，誰能盡善？白謀猷籌畫，安能自矜？至於制作，積成卷軸，則欲塵穢視聽。恐彫蟲小技，不合大人。若賜觀芻蕘，請給紙筆，兼之書人！然後退掃閒軒，繕寫呈上。庶青萍、結綠，長價於薛、卞之門。幸推下流，大開獎飾，惟君侯圖之。

## 十、岳陽樓記 范仲淹

慶曆四年春，滕子京謫守巴陵郡。越明年，政通人和，百廢具興。乃重修岳陽樓，增其舊制，刻唐賢、今人詩賦於其上；屬予作文以記之。

予觀夫巴陵勝狀，在洞庭一湖。銜遠山，吞長江，浩浩湯湯，橫無際涯；朝暉夕陰，氣象萬千。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，前人之述備矣。然則北通巫峽，南極瀟湘，遷客騷人，多會於此，覽物之情，得無異乎？

若夫霪雨霏霏，連月不開，陰風怒號，濁浪排空，日星隱耀，山岳潛形，商旅不行，檣傾楫摧，薄暮冥冥，虎嘯猿啼。登斯樓也，則有去國懷鄉，憂讒畏譏，滿目蕭然，感極而悲者矣。

至若春和景明，波瀾不驚，上下天光，一碧萬頃；沙鷗翔集，錦鱗游泳，岸芷汀蘭，郁郁青青。而或長煙一空，皓月千里，浮光躍金，靜影沉璧，漁歌互答，此樂何極！登斯樓也，則有心曠神怡，寵辱偕忘，把酒臨風，其喜洋洋者矣。

嗟夫！予嘗求古仁人之心，或異二者之為。何哉？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居廟堂之高，則憂其民；處江湖之遠，則憂其君。是進亦憂，退亦憂，然則何時而樂耶？其必曰：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乎！噫！微斯人，吾誰與歸？